

美国新科技探案小说

A novel by Les Martin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Chris Carter

THE X FILES

恐怖白光



燕翎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90179900



X档案系列

恐怖白光

燕翎译

T H E  F I L E S TM

X MARKS THE SPOT

A novel by **Les Martin**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The X-Fil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Chris Carter**

PBM46/07

少年儿童出版社

恐怖白光

莱斯·马丁 著

燕 翔 译

赵晓吾 装帧

责任编辑 赵元真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杨林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2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6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排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印数 1 - 21,000

ISBN7 - 5324 - 3623 - 3/T · 1542(儿) 定价: 6.20 元

序

西方的小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到诸如《尤利西斯》那样的意识流，以及尔后的种种现代派，其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和本质还是写人，写人的心理、思想与命运，以及它们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适应与开拓、矛盾与冲撞；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中国小说亦然）。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流行一种以高科技（诸如生物工程、星际飞行、电脑技术）等为背景的侦探破案小说，将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上适当的科幻想象，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种种离奇古怪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案件，然后以推理、侦破的形式演绎故事，使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产生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对人类的未来、对茫茫宇宙产生一种童话式的向往与联想。而这种向往和联想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因此，它在发挥小说的功能(美学功能)的同时，又可激励青少年去努力学习，追求科学与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小说，对我们当今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是有益的。同时，这些小说又与影视同时推出，也增强了它们的影响与效果。

很高兴地得知少年儿童出版社肯花钱引进这套有意义的书。我相信它在丰富我国小说的品种、开阔读者视野、传播科学文化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萧乾 文洁若

1998.8.2

掘墓惊变

他小心翼翼地慢慢打开棺材盖。斯考利从他肩膀后面探头望去。

她喉咙里禁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浑身直冒冷汗。她看看默得的膀，那上面的表情令她愈加地不舒服。

那是一种极度的狂喜，就好像他刚刚掉进一个藏满珠宝的山洞。

棺材中的尸体躺在霉烂的白色绸缎上，身高像个孩子，脑袋状如足球大小，皮肤像是皱缩了的棕色皮革。

“这是——人吗？”斯考利倒吸一口冷气。她拿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

第一章

一个年轻姑娘在幽暗的树林中飞跑着。她赤着脚，一会儿绊在石头上，一会儿又在光溜溜的落叶上险些滑倒。她穿着睡衣，双臂裸露，树枝和荆棘划破了她的皮肉，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着，脸上写满了惊恐与绝望，就像一只被追逐的动物。

她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泪水盈盈，突然间大张着嘴摔倒在地。

是一条凸起于地面的树根绊住了她。她扑倒在一块林间空地上，喘着气一动不动，实在无力挣扎了。

她知道，这时身后那追逐者正在步步追近。她却只有等在那儿。

不一会儿，它来了。

一股旋风夹带着尘土和落叶拔地而起。尘埃如魔鬼般包围着她，越转越快，飞旋的沙砾好似无数只黄蜂

蜇着她的皮肤。她拼命眨着眼，蓦地，一道炫目的白光模糊了她的视线。

恐怖的光照遍了林间空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耳的嗡嗡声。姑娘捂住了耳朵，但那声音像高速电锯的轰鸣一样长驱直入，而且愈加刺耳，还伴随着敲击重金属般的铿锵声。

姑娘绷紧了全身，在即将来临的灾难面前蜷缩成一团。

白光中显现出一个形象的轮廓。随着光线越来越强，那个形象、那个姑娘、空地、树林、夜空——一切都被它吞没了。

只有姑娘的尖叫声在回响。她似乎是在喊一个名字，但谁也无从知晓，声音被痛苦撕成了碎片。

渐渐地，这回声也消失了，白光隐遁了，黑暗的树林如坟墓般沉寂。随后，群鸟又开始鸣叫，树叶在风中飒飒作响，大自然生机重现，只留下姑娘的尸体在等待生者来发现。

第二天，一个猎鹌鹑的人在破晓时分发现了尸体。他飞车赶到镇上报告。当旭日东升照亮了俄勒冈的晴空时，警察来到了现场。

“我认为死亡的时间是八到十二小时之间。”当地的验尸官对警探说。他们站在那儿俯视着姑娘面朝下的尸首，旁边跪着验尸官的两个助手。

“死因是什么？”警探问。他是一个身高体壮的人，但此时此刻，他的宽肩膀无力地垂着。

验尸官清了清嗓子：“死因不明。只有一些擦伤和青肿，没有遭受打击或强暴的痕迹。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验尸官弯腰掀起了姑娘睡衣的下摆，露出脊背下部的两个红色印记，是两块十美分硬币大小的凸痕。

警探和验尸官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都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只有冷冰冰的确认无疑。

警探面色铁青，咬紧了牙关。下一步是无法再拖延了。

“把她翻过来。”他命令道。

助手们把僵硬的尸体翻了过来。姑娘脸上粘着落叶和尘土，鼻孔里流出的血有如棕色颜料。警探一眼就认出了她，但他却有口难言。

“是凯伦·斯文森。”他终于说。

“你能肯定吗？”一个助手问。

“她和我儿子是中学同学。”

警探没再多说一句，直起身走向他的四轮驱动的卡车。

“是 89 届毕业班的？”验尸官在他身后问道。

警探没有回答，只是走得更快了。

验尸官还是冲着他喊：“又是一起，对不对？”

这并不是一个惹火的提问。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回答。

第二章

苔娜·斯考利站在那儿俯视着一具尸体。但这不是一具女尸，而是一具苍白瘦弱的年轻男尸。

她的表情淡漠平静，就如同在审视一头大象。这不过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斯考利年轻漂亮，但她并不是因此而被委以重任的。她头脑敏捷，作风柔韧灵活，而且为人坦白自信。她当初来联邦调查局找工作时，这里和她一拍即合。

她最近的工作是在局里的学院教课。今天，她正在以一具尸体为例讲解如何辨认电击死亡。她讲得清楚明白，但速度很快，专用术语像炒蹦豆般从她嘴里冒出来。她的学生要是听讲跟不上可就该倒霉了；他们就不会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侦探。

“电击扰乱心脏的跳动，破坏大部分的植物神经系统。心脏本身的组织，以及窦道和心室动脉结的组织

被电击破坏就会导致死亡。每个人身体的导电程度都不一样。我可能遭雷击而死里逃生,有些人却会因手指插入电灯插座而死亡。同样的,一根赶牛的电棒也会致人死命。在调查中,你们可能会寻找到一块圆形的红肿痕迹……”

斯考利顿了一下:一位探员走进了教室。她皱起眉头,因为她不喜欢别人打断她的讲课。不过,一读完这位探员递给她的便条,她就忘记了生气。

“请于16点整来华盛顿总部。联系人为特别探员琼斯先生。”

斯考利有自己独立的头脑,但她也善于听从指挥,不愧为局里最受青睐的探员之一。

下午4点整,斯考利准时来到总部。她向接待员出示了一下徽标:“我要见——”

“斯考利探员。”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身后叫道。

她转过身来,面前是一个身材高大、仪表非凡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尽管面生,她已猜出他是谁。

“我是琼斯,”他说,“跟我来,我们已经迟到了。”

他引她走过一条漫长空旷的门厅通道,里面回响着他们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的脚步声。斯考利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昂首阔步。

“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斯考利问。

“你要接受一次面试，”琼斯说，“规格非常高。”

他领她穿过几扇高大的双开门，里面是一间会议室。六个六十多岁的人围坐在一张椭圆桌旁。斯考利无须知道他们的头衔，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威严像冰柜门打开后的冷气一样扑面而来。

琼斯示意斯考利坐下，他则在她身后肃立。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看上去年岁最大，但他目光却依然锐利无比，似乎能穿透她的内心。他的声音如钢铁般冰冷坚硬。

“斯考利探员，谢谢你的到来。我们知道你在局里已经工作两年了。”

“是的，先生。”

“你大学本科读的是天文学，”那人接着说，“后来又念了医学的研究生，但毕业后你没有去当医生，而是又读了个物理学的高级学位。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这些不同的专业？”

“这个嘛，先生，我出身于一个只爱啃书本的家庭，我想从事科学是我反叛家庭的一种方式。”

斯考利发现她的小幽默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屋里没有一个人露出半点笑容。

她只好干咳了一下继续说道：“医学院毕业后，我曾想在国家空间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那对学物理会有所帮助。但我后来决定加入联邦调查局。我的物理学学位是在局里的学院拿到的。”

围坐在桌前的人们匆匆翻看着厚厚的文件夹。斯考利知道她的履历全部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久久地，她只听到翻阅文件的沙沙声。

突然，又有一个人问道：“你知道一个叫福克司·默得的探员吗？”

“是的，先生。”斯考利觉得这名字的确听着耳熟。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因为他很有名气。同事们有时谈论过他。在学院里我曾听有人叫他的外号：神叨叨的默得。”

琼斯插话道：“我敢肯定这种外号是不确切的。默得是一个才干出众的侦探。他有哈佛和牛津的文凭，是心理学高才生。他写的有关系列杀人案和神秘学的论文曾帮助我们破获了最棘手的案件之一。他也许是罪犯科最出色的分析专家。”

琼斯只能到此为止。因为第一个提问的人生硬地打断了他：“遗憾的是，默得探员对一个非常古怪的项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实际上不止是浓厚的兴趣，

简直是彻头彻尾的痴迷。你知道所谓的 X 档案吗？”

“知道一点，先生，”斯考利说，“我想那是一些离奇事件和难解之谜的档案。”

“是一堆耸人听闻的鬼故事大杂烩。”第二个提问者忿忿地说。

第一个人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又转向斯考利说：“默得坚持要花费他自己和局里的宝贵时间来调查这些案件。局里劝他干点儿别的，可他不听。”

他给斯考利一点时间来品味一下这句话，然后接着说：“斯考利女士，鉴于你出色的资历，我们委派你去协助默得调查 X 档案。你要写出实地考察的报告，并且就调查的实际价值坦白地作出你自己的评价。你的报告只能上交给我们这个小组。”

斯考利立即估摸出了这个任务的性质，就是完全按指令行事。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希望我把 X 档案彻底推翻？”地问。

几秒钟令人紧张的缄默之后，第一个人说：“斯考利探员，我们相信你会作出一个道当的、科学的解释。如果你的报告对 X 档案提出质疑，也来尝不可。我肯定默得探员的聪明才智可以在别的项目上得到充分发

挥,当然你也一样。你完成了 X 档案之后,将会前程似锦。”

他的语调干脆利落。再也不能提别的问题了。

斯考利知道她只能这么说:“好的,先生。”

“琼斯探员会给你全面详细的指示。”第一个人说。

“我们等着你的报告。”第二个人说,“你要直言不讳,不要转弯抹角,有什么说什么。”

斯考利来到门外的走廊后问琼斯:“默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琼斯啧啧称赞道:“默得吗? 聪明,非常聪明,而且一贯独树一帜,不太好打交道。总之,按联邦调查局的标准来看是个怪人。”他停了一下,补充道,“他对你在搞什么名堂会一清二楚。”

斯考利用最纯洁无辜的眼神看了他一眼:“我没有搞什么名堂,先生。我只是在执行命令。”